

一片空白的噪声教育

谈起噪声教育,在我们的教育内涵中,可说是一片空白。我们喜欢热闹,在餐厅中总是高谈阔论,大声喧哗,我们不大懂得控制音量,并察觉自己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不大理解安静的重要性,哪些是噪声?哪些是悦音?对我来说,保护大自然的声景,是因为这些声音是珍贵的资产,我相信自然声景对生态保护是重要的,但是在自然声景中所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噪声,又该如何克服呢?

自从我们的世界发明了内燃机之后,所有声景都改变了。朋友跟我说,未来如果全面改为电动车,世界会安静许多,因为设计者甚至怕车子移动时没有声音,让人失去警觉性,要故意制造一些声响,作为警示。这也显示出现代人对身处的声景,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惯性,我们无法避免在噪声中移动,最后只能封闭自己的感官,我相信地铁上的低头族,应该不会太在意所谓的环境噪声。只是即使我们可以强迫耳朵接受这一切,身体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承受噪声所带来的压力,造成疲倦、血压高,甚至心血管疾病等风险。声音,跟现代人的文明病有重大的关系。

当我开始懂得聆听自己心中的声音,就是我记录自然声景的开端。当我们封闭自己的感官,其实是在拒绝感受自己内在的世界。我们活在多元丰富的声音世界里,声音宰制了我们的情绪、意念,如果我们对它没有太多的察觉,可能与丰美隔绝,也可能向伤害靠近。

声音,是我跟林龙森共同努力的焦点,他是华科慈善基金会的总干事,“听觉照顾”是这个基金会关心的重点,不只是针对听障人士,三年来,他们跟一群中小学校长共同努力,在校园中推广“减噪取静”的教育理念,龙森希望通过我的广播节目能把经验与成果分享出去。对我来说,因为从事自然教育的经验,我非常希望保护这些美好的“自然声景”;而龙森所要宣扬的,则是如何避免噪声带来的伤害。这就像是谈垃圾分类,与保护纯净大海的理念一样,一个是具体做法,一个是愿景,根本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我决定跟龙森好好详谈。

无所不在的噪声干扰

龙森是一个非常谦和客气的年轻人,他

大自然的声景(上) ◆ 范钦慧

所谓声景,即“听觉的风景”,是用耳朵来捕捉从审美和文化角度都值得欣赏和记忆的声音,当我们用心聆听,视野也会跟着宽广起来。本文作者是一名野地录音师,她用自己的探索笔记告诉我们,大自然的声音也可以是一种疗愈。



■ 作者在校园池塘录音

走进我那与外界隔绝的录音间,却是要让我知道什么是“噪声”。他帮我在手机上安装了“噪音捕手”的APP,这是免费程序,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监测噪声的大小。很快地,我发现即使四面都安装了隔音板,由于空调与机器持续运作,录音间内部空间的音量值居然也高达50分贝。他甚至提供给我一支噪声分贝计,可以更精准量测周遭环境声音的能量。

就正常人的生理结构来说,我们可以聆听到的声音频率是20~20000赫兹(Hz)之间,可承受的音量值是0~120分贝(dB)。就人对声

音的感受来说,20分贝以下已经是寂静的极限,70分贝以上就是很嘈杂的状态,到了85分贝时,耳膜就会开始疼痛了。而且从20分贝到40分贝,并不是放大一倍的音量,而是十乘以十的差距(每增加十分贝等于强度增为十倍),也就是放大一百倍的能量,光是这点,就足以让我感到震撼。

有了这些粗浅的知识,我对噪声也有了不同的理解;加上分贝计上显示的数字,让我对环境音量的大小声有了更具体的感受。龙森说,许多人对保护自己的听觉其实是很没有概念的,若是我们长期处在噪声的环境,甚至是长时间戴着耳机听音乐,都可能会伤害耳蜗中的毛细胞,造成永久的听力耗损。更何况有许多研究显示,孩子在噪声环境中会难以专注,影响学习,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进入校园教孩子如何避免噪声伤害,协助校园进行减噪的工作。

其实,光是从音量大小来评断噪声,并不全然正确。否则在音乐厅欣赏交响乐时,分贝数偶尔可能会飙过70,但是跟忠孝东路的尖峰时段比起来,你会明确感受到何者是噪声。不过,噪声的认定也有主观的成分,有些听觉敏感的人,甚至无法忍受受极低频但重复的音响。

龙森希望我能报道他们如何带领孩子绘制“噪声地图”,就是让孩子们学习通过噪声分贝计,去了解校园中噪声的来源,并且寻求解决的方式。为了结合我保护自然声景的理念,我向龙森建议,希望不仅介绍噪声教育,同时也介绍校园的生态环境,让孩子能在噪声中发现不一样的绿色声音地图,并在我的广播中开辟一个新单元,称为“倾听绿色校园”。当然,带孩子去发现大自然的声音,那可是我的专长。

在龙森的安排下,我到新北市八里的长坑小学采访。这座小学位于观音山下,附近山林环绕,四周田园阡陌,本身拥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但是学校周边也存在许多铁工厂,不时会传来一些噪声。不过,真正噪声的来源,却是学校旁边的公路,这是一条交通繁忙的主干道。

17.原来是一个局

劳大弓有时计算好冬雨已用过餐了再进饭厅。冬雨发觉劳大弓在躲避她,同她在玩老鼠躲猫的游戏,也就不再用劲。

劳大弓安定下来了。

过了些日子,劳一一来手机要老爸去他新租的房子玩玩。酷暑来了,劳大弓早早出门,避开烈阳的暴晒。凑巧的是冬雨也外出,他们在院门口相遇。冬雨说:“到儿子家去吧?”说完叫了辆出租车走了。劳大弓暗忖:她怎么知道我去儿子家?他是节俭人,走到公交车站,乘了公交车,又换了地铁,才到了儿子的新家。

还没踏进儿子家门,就听到唧唧啊啊的唱京戏的声音,这个声音很耳熟。他感到奇怪,儿子怎么同京戏沾上亲了?推开门,有位女士背对着门,正在教儿子的女朋友夏天唱京戏。

这个背影很眼熟,他还来不及回忆是谁,儿子和夏天就迎上来了,共同问:“爸,你为什么不叫出租车来啊?”劳大弓惊奇了,他们怎么知道他没叫出租车来?儿子请老爸在沙发上落座,并送上一杯热茶,劳大弓低头呷了一口,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头刚抬起来,他就惊慌失措,手肘把茶杯都碰翻了。原来这个耳熟眼熟的人就是冬雨。

夏天笑着说:“你们是熟人,我就不介绍了。”劳一一说:“高级养老院,我是托夏天去找的。”夏天说:“住高级养老院的点子是冬雨出的,这个高级养老院也是冬雨推荐的,我是二道贩子,转转手而已,功劳是她的,我不能抢功,你们要感谢冬雨。”

冬雨得意地说:“要什么感谢啊?夏天是我的小辈,我是她的长辈。劳一一是夏天的男朋友,夏天是她的女朋友。劳大弓是劳一一的老子,劳一一是劳大弓的儿子,我们是一条藤上的瓜,一窝子人的崽,一家人还要谢啥啊?”

夏天含蓄地说:“是啊,一家人总要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夏天眨眨眼,扮了个鬼脸。她不敢面对劳大弓,因为他毕竟是未来的公公,不可太放肆。她只能半个脸对冬雨,冬雨瞪了她一眼,暗暗责怪她太冲,使自己难堪。

劳一一心知肚明,他成了夏天的马前卒,立刻顺着夏天编的谱儿说话了:“是啊,一家人

倾听校园,发觉友善悦音

校长郑旭泰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他努力经营学校的生态环境,校园中不仅有水生态池、蝴蝶廊道,还有太阳能板、风力发电等绿能设施,因此获得了中国台湾“永续发展奖”的永续教育奖,受到相当大的肯定。同时也因为重视环境质量,郑校长非常希望能改善学校的噪声问题。

华科基金会安排了长庚大学余仁方教授所领军的听觉研究室团队,到校园中监测噪声,并对防噪提出改善建言,除了让校舍尽量远离马路,减少噪声来源到受教环境的影响外,也可以通过搭建绿篱来阻挡砂石车呼啸来去的喧嚣。

我拿着龙森给我的噪声分贝计对着马路测量,当大卡车通过时,居然达到90分贝,非常惊人。但是一走进长坑小学,很快地我就被校园池塘中的贡德氏赤蛙的声音所吸引。尽管噪声无所不在,我却可以听到绿绣眼、白头翁、八哥,还有远方筒鸟与白腹秧鸡的叫声,可惜这样丰富精彩的自然声景,轻易地被埋没在各种人为噪声的世界里。

孩子们热切地跟我分享他们如何在绘制噪声地图中,发现各种噪声的来源,他们甚至觉得学校的钟声与广播都是噪声的来源。这个新发现,带给学校新的思维,校长老师开始讨论除了在音量上加以控制外,是否有更友善的替代方案。据我所知,有些学校已经在考虑用传统人力敲钟的方式,来取代现成的电子钟声,不论是否达到减噪取静的目标,至少是一种更人文的展现。

趁着采访空档,我试着教导孩子如何使用我的麦克风跟耳机,看他们专注聆听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已经在享受声景上有了崭新的体验。我轮番介绍周遭生物,让孩子能记住这些动物的声音,同时也建议学校带着孩子开始画另一张地图,那就是友善的悦音地图。我指着眼前树上一只白头翁跟孩子们说:“你看在这样的噪声中,它必须很用力地叫,其他鸟儿才听得到呢!”戴着耳机的小男孩看着我,神情坚决地点头。

我相信,懂得聆听的孩子,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至少,他会有更多选项,来为自己身处的声景质量,做更多的坚持与努力。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8.出台特殊政策

沿着20世纪60年代的岁月轨道,将时间退回1956年的一天,老挝王国梭发那·富马亲王(内战期间)访问中国,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陪同出席中国杂技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招待演出晚会。上台献演的是该团的一批小学员,他们的精彩表演和天真烂漫的笑容,给贵宾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送走富马亲王后,特地来到后台看望小学员们,亲切地询问他们:“你们平时吃的是啥啊?”孩子们都没有开口。有个孩子突然冒出了一句:“我们吃馒头呀,还有稀饭。”周恩来一听,两条浓眉锁在了一起,好像在思考什么。过了一会,他转身对领队老师说:“孩子们练功,体力消耗太大,要好好关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的成长啊!”接着,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孩子们是我们杂技事业的接班人,要照顾好,增加营养。早上给每个孩子增加半磅牛奶、两个鸡蛋。回去后,你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

共和国总理的一番话,听得领队老师眼眶湿润了。共和国总理,工作繁忙,对杂技团学员的生活状况如此关心,要求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克服困难,改善孩子们的生活,使他们健康地成长,领队老师如何不感动?

是啊,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们啊!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杂技事业,必须尽一切可能,改善小学员们的生活条件。很快,国家出台了一项特殊政策:由于杂技艺术的特殊性,从事这门艺术的演员,体力消耗太大,必须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给予一定的伙食补贴。这一年,11岁的程海宝来学馆学艺一年多了。一年,时间并不算长,但看上去,他比一年前显得似乎要老练多了。在这一年时间里,为了学艺,他吃了不少苦,但也享受了共和国给予的特殊照顾:每个月有国家特批的15元营养费。在20世纪60年代,这15元可是相当于一个艺徒一个月工资啊。除了每个月可以享受15元营养费,食堂还专门“网开一



面”,给正在长身体的学馆学员每天每人供应一块二两左右的红烧肉,较之定额分配的社会供给量,简直天壤之别!这还不算,食堂每天还特地为孩子们烹任了营养丰富

的菜肴,有荤有素有汤,保证吃跑,吃好,有足够的体力投入训练。

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在国家特殊政策的呵护下,程海宝这一批学员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极大改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营养有保证,学馆教学也不再急于求成,程海宝的基本功练得相当扎实。学馆对于第二届学员的教学计划是:前三年练基本功,后三年练杂技节目。经过三年的刻苦练习,程海宝为接着而来的后三年节目训练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星期六下午,学馆按规定放假,他像一只放飞的鸟儿,回到慈惠南里。

程家有两个孩子在学馆学习技艺,他们放假回来了,做父母的焉能不感到高兴?最忙的莫过于做母亲的,家境虽然一般,叶助霞还是要做上一些好吃的饭菜,犒劳两个孩子。特别是到了星期天,孩子们又要离家回学馆去,叶助霞忙里忙外,买糕点,买零食,听说学馆的伙食非常不错,可做母亲的还是担心孩子吃不饱,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备足“粮草”,让两个孩子带到学馆去。买糕点,得凭票供应。那个年头,糕点券金贵金贵,程家平时不舍得买,将糕点券节省下来,等两个孩子回来后再用,糕点券如果不够用,程家就用面粉,炒成熟面粉(上海人称之为“炒麦粉”)。炒麦粉炒好了,在里面放点糖,然后装在一只铁罐子里。打开盖子,程海宝伸长脖子,闻闻,呀,那味道真香啊!

有一天,程海宝将一根脆麻花带到了学馆。他舍不得吃,想起它,打开铁罐看看,又将铁罐盖好。一次,他拿出脆麻花,看了又看,忍不住了,这才小心地掰下一块,慢慢品尝,将缺了一块脆麻花又放回铁罐。几十年后的一天,当他回忆起这件事,笑着说:“那时,我并不是不想吃,而是舍不得一下吃完。吃完,就没有了。一根脆麻花,按照今天的生活水平,根本不值一谈,可在三年‘困难时期’,吃一根脆麻花,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

碰头很不容易,今天去小开元吃饭。这是新开的饭店,烧的是申海菜,味道蛮灵光的。我同夏天请客,一家人总要在一只桌子上吃饭的。”

四个人中三个人是明眼人,只有劳大弓还懵懵懂懂。夏天是设局者。冬雨通过夏天对劳大弓一家情况了如指掌,又通过接触劳大弓对他一碗水看到底。她一定要抓住劳大弓,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留住了青春的尾巴没有留住人有啥用啊?劳大弓转移饭桌,同他躲猫猫了,她心怵了,把这个恐慌告诉了夏天。亲帮亲,夏天当然帮冬雨。夏天是现代的女性,不是传统的女性,花头浓花招也多,她同冬雨商量后设计了一家人吃饭的“饭局”。劳一一也希望老爸找个有德行的老来伴,再不要找个眼窝子里只有房子和票子的贺芳一样的女人。他认为冬雨是有美德的老妇人,是最合适的人选。

小开元饭店的饭宴结束了,夏天同冬雨去逛淮海路,小包房里只留下父子两人。劳一一开门见山地说:“爸爸,你看冬雨这个人怎么样?”进了饭店,劳大弓就从云里雾中走出来,他明了冬雨的痴心,也明白了儿子同夏天的苦心,他向儿子表明自己的心意:“冬雨这个人不错,有貌,有才,还有情。有屋就有屋里厢,我房子没有了,住到哪里去啊?现在房价又飙升了,每套房子不是几万几万涨,而是几十万几百万朝上涨,即使倾家荡产也跟不上涨。贺芳给我吃的苦头吃够了,难道再要吃第二遍苦吗?”

劳大弓停顿一下,揪心般地说:“第一遍苦,把我从共和老路老房子赶出来,第二遍苦要把我刚安顿下来的高级养老院中赶出去,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可怕啊!”

儿子说:“爸爸,你的顾虑,冬雨阿姨早已化解开了。高级养老院的养老政策还没有大的变化,福利性成分较多。住房分三种:租赁、使用、有产权,现在你是租赁。如果是一夫一妻,可以出钱买使用权,去世后房子由养老院收回,出大钱可以买产权房,房子可以卖掉或者由子女继承。冬雨主张出大钱买产权房。她去摸过底,由于得益于养老政策,产权房房价不高。她说——

老人相亲角

李俊伟

